

怀故人

楹联文化的燃灯人

——悼教育名师、楹联名家位仁田先生

燕台石

11月25日下午,我的老友位仁田先生的手机突然发来一条让我震惊的短信:“我是位仁田的长子位晓明,父亲已于2025年11月25日7

位仁田先生和我是鲁东大学校友,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后1977级的学兄,我是1978级的学弟。那时的77级、78级入学时间仅差半年,因此常常在一起上合堂课。他当时担任77级二班班长,学习用功,为人厚道,在校期间颇有知名度。毕业后,他经常回母校看望,参加师生聚会,交往愈加密切。每次见面,我深为他的广博学识和妙语连珠所倾倒,尤其对他的为人、做事和事业取得的骄人成就感到敬佩。

位仁田先生1946年出生于山东莱阳,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三所师范学校任职,历任莱阳师范副校长,牟平师范和蓬莱师范校长、党委书记,发表教育论文20余篇,出版《朝思暮录集》《人世间》等著作,研究方向涵盖教育管理与传统文化等方面,曾获“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”称号及“中国曾宪梓教育基金奖”。

二

若说教育管理是位仁田先生的职责所在,那么对楹联的热爱、普及与创作,则是他精神世界的另一重光彩照人的映像。他是2004年成立的烟台联协创始人之一,集楹联创作、楹联书法、楹联评论、楹联教育、楹联征集于一身,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,鲁东大学书法客座教授,历任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理事,烟台市楹联家协会副主席、名誉主席等职。他曾获“全国联律普及工作先进个人”“烟台联坛十杰”称号,两次获“烟台楹联奖·贡献奖”。现有他创作的数十副楹联被书写、镌刻、悬挂于景区、企业、宾馆和学校。

位仁田先生在师范教育中,开创性地将楹联教育纳入师范校园文化体系。语文课上,他亲自讲授对联知识,从“天对地,雨对风”的启蒙,到平仄、对仗、意境的赏析;校园中,他倡导“联对”活动,墙报、黑板

三

仁田先生曾自题联云:“乐践仁山义海,闲游文苑砚田。”先生逝矣,然其精神遗产,如不灭之灯,长明于教育星河与文化长河之中。在胶东广阔的土地上,他当年播下的师范教育的种子,早已桃李成蹊,万千学子秉承“学高身正”之训,耕耘在基础教育的园圃;他倾心推广的楹联艺术,也已从校园走向社会,从爱好者的小众雅趣,逐渐成为大众欣赏、参与的文化活动,传统文脉得以延续与发扬。

更为重要的是,位仁田先生以其毕生言行,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:一位真正的教育者,应如何将专

点21分去世……”我开始怀疑有人恶作剧,因为11月4日在母校鲁东大学参加师生聚会,他与老师和同学相聚甚欢,眉开颜笑,言犹在耳,

位仁田先生从教四十余年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师范教育经历拨乱反正、探索前行的关键时期,先生常言:“师范者,教育之母;校风者,学校之魂。”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。”他将这一理念化为具体而微的办学实践。据他的学生回忆,清晨五点半,校园里第一个身影常是位校长,从学生宿舍到操场,从早读到晚自习,他熟悉每一个角落的呼吸;深夜最后熄灭的,往往是他办公室窗口的灯光。他倡导“身教重于言教”,自己便是最勤勉的教师——虽行政事务繁重,仍坚持担任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,教案工整如印刷,讲课声音洪亮,板书一笔一画。学生回忆:“听位校长的课,如坐春风,不觉疲倦。他总能把抽象理论讲得如故事般生动,联系着我们未来要站上的三尺讲台。”

位仁田先生治校,尤重“师范”二字的真谛。他提出师范教育“三

怎么可能骤然辞世?我急忙电话询问,想不到噩耗竟然属实。哀痛之余,不禁想起这位老友过往的点点滴滴……

格培养”目标:要铸就高尚“人格”,锤炼过硬“资格”,培养独特“风格”。为此,他力推师范教学改革,增设教育见习、实习比重,首创“未来教师基本功擂台”,将板书、朗读、简笔画、即兴演讲列为师范生必备技能。他亲自带队,奔走于胶东各县乡村小学,建立实习基地。山路崎岖,他与师生同乘拖拉机,颠簸之中,谈笑风生,说的还是教材教法。那些年,他执教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以“下得去、留得住、教得好”而闻名乡野,成为无数乡村孩子启蒙的星火。一位扎根海岛小学三十年的长岛校友含泪道:“是位校长教会我们,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,更是点燃心灯。他当年送我们上船时说的‘三尺讲台,亦是大千世界’,我记了一辈子。”他为胶东半岛地区师范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,被誉为“胶东名师教育的元老之一”。

激励推动烟台四中和十四中成为“中国楹联教育基地”。2023年参与鲁花小学楹联讲座,讲授对联历史与文化价值;2025年为烟台一中师生作楹联写作专题报告。此外,还连续多年参与烟台联协春节送春联活动,以及解甲庄街道联墨惠民活动等。他主编地方楹联集萃,为名胜古迹撰写、勘正楹联,致力于让这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焕发生机。作品入选《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大典》,楹联被镌刻于烟台夹河生态园、鼎丰生态园、鲁东大学校友园等景区和场所。他的楹联专著《联海扁舟》是其楹联创作、楹联评论和楹联书法成果的集中展示,作品风格以工稳对仗与人文关怀见长,被评价为“传递文化厚度”的代表作。他晚年专注楹联艺术创作与评论,撰有《蓬莱阁楹联艺术浅析》等文章,填补相关研究空白。

“哲著耀月,暮录朝思,人世间长留德范;联坛陨星,金声玉振,耆宿痛舍凡尘”,引起人们无尽的哀思。这也正是位仁田先生珍贵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!

位仁田先生,这位师范教育的深耕者,楹联文化的燃灯人,以其清峻的风骨、渊博的学识、炽热的情怀,在时光的画卷上,写下了这样一副不朽的人生对联:

上联:德润杏坛,桃李成蹊承教化

下联:联辉艺苑,珠玑满纸耀斯文

横批:仁田千秋

往事如昨

记忆中的童谣

赵明通

早年间,学童谣、唱童谣就是一项寓教于乐的娱乐活动。“拉大锯,扯大锯,扑到姥姥怀里去。姥姥不给饭吃,勾个鹊鹊(喜鹊)蛋吃。烧不烂,煮不烂,急得小孩一头汗。”这大概是许多孩子最早听到的一首童谣。

还有一首类似的童谣:“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门前唱大戏。接闺女,送女婿,小外孙也要去。”这是正月里,妈妈要带着孩子回娘家看大戏时,一边给孩子穿新衣服,一边唱给孩子听的。

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吃,下不来。叫妈妈,妈不在,叽里咕噜滚下来。”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童谣,语句简单,情节生动活泼,妙趣横生,唱起来朗朗上口,适合刚开始学说话的小宝宝们学唱。

再看看这首《小兔子乖乖》:“小兔子乖乖,把门开开,快点开开,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我不开,妈妈没回来,谁来也不开。”这首童谣像是一段情景剧,告诫小朋友独自在家时,不要给陌生人开门,富有教育意义。

这一篇童谣连篇押韵: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。老虎没打着,去打小松鼠。松鼠有几只,让我数一数。数来又数去,一二三四五。”幼儿唱着这首童谣,可以学习认识简单的数字。

《山鸦臭尾巴长》这首也很有趣:“山鸦臭,尾巴长,将(方言,娶)了媳妇忘了娘。老娘撂在山沟里,媳妇搁在炕头上。关上门,堵上窗,唏哩呼噜哈(方言,喝)面汤。”妈妈教孩子这首童谣,是想告诉孩子:你长大了可不能学这个不孝之子,娶了媳妇忘了娘啊!

再看看这首《大公鸡爬草垛》:“大公鸡,爬草垛,青年小伙怕老婆。孩子哭,我哄着;揍(方言,做)不熟饭,我等着;你吃饽饽我吃饼子。”这首童谣,把一个标准暖男的形象树立在我们面前。

多年前,我们几个朋友聚餐,一位朋友带着他刚会说话的儿子。大家让小孩唱一个《大公鸡爬草垛》,小孩奶声奶气地唱了起来。想不到的是,他把最后一句“你吃饽饽我吃饼子”,改成了“你吃饼子我吃饽饽”,大家笑成了一团,都说:这么大的小孩子,就知道饽饽比饼子好吃啊!

早年,每年二月二这天,家家户户有炒黄豆吃的习俗。孩子们一边吃着咯嘣香脆的炒豆儿,一边唱着《二月二,炒豆儿》的童谣:“二月二,炒豆儿;豆儿香,买生姜;生姜辣,买棉袜;棉袜没有底,买杆笔;笔没有尖,买张锨;锨没有柄(方言读beng),买杆秤;秤没有钩,买头牛;牛没有角(方言读jia),买匹马;马没有鞍,上南山;南山有栋小屋儿,嘎达嘎达织布儿;织得宽,咱俩穿;织得窄(方言读ze),包包脚(方言读jue);织得绺儿,缝缝袄袖儿。”

这首童谣没有什么主题,但它巧妙地运用了“龙头接龙尾”的方式,即上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或词,就是下一句的第一个字或词。这种方式在修辞学上被称为“连珠”或“顶针儿”。童谣中有不少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成的,唱起来更加饶有趣味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。二十三,过小年;二十四,扫房屋;二十五,做豆腐;二十六,割猪肉;二十七,宰公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。三十晚上熬一夜,大年初一去拜年。”这首童谣,堪称“过年程序表”,它把过年前几天该做的事,说得明明白白。

您小时候唱过哪些童谣呢,不妨也说来听听吧?